

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華大通刊

北平華北大學出版課印行

期三十第 卷五十第

版出日十二月二十年五廿國民

編輯兼發行處
北平西四牌樓胡同六一號
電話西二四二五〇〇
每期大洋三角半
年售大洋六角
全年售大洋壹圓

本期刊要目

新進學解(其十三).....吳家鎮	張懷編譯教育哲學的介紹與批評
明代經濟思想集.....胡雲翼	國難中的人生觀.....馬耀南
本院以好學力行知恆爲校訓之意義.....朱國柱	國難中的人生觀.....馬耀南
太平洋地理形勢的考察與日美之關係.....唐正村	本院以好學力行知恆爲校訓之意義.....朱國柱
陝變感言.....胡士秦	太平洋地理形勢的考察與日美之關係.....唐正村
百靈廟歸來記.....法四	陝變感言.....胡士秦
雪後.....政治系馮鑑	百靈廟歸來記.....法四
本院政經學系新組 P.E. 研究會	雪後.....政治系馮鑑

新進學解（其十三）

吳家鎮

我曾經在本刊上似乎說了一段話：「一切國家大事，可信任政府去辦理；我們教書和讀書的人們，最好在自己本分上去努力，」彷彿有點：「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的意思。不過還有一個前提，就是說：「庶人之所以不議，因為天下是在講道理的時候；如果天下是在不講道理的時候，那末，庶人就不得不議了。」拿現在中國的局勢來說：「若果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不賣國，不害民原則之下，則我們對於一切設施，是無庸非議而加以贊成的；倘若是把國家來出賣，把民衆來殘害，則我們應聯合四萬萬同胞，加以反抗而予以打倒，是毫不客氣的。」誠如孟子所謂：「賊人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在國軍沒有克復百靈廟以前，有些人常常說道：「中國政府對偽匪是屈服的，不然何以不開一槍折一矢，去收復失地呢？」在中日交涉未停頓以前，又有些人說道：「南京政府是加紧的親日化了，要借日本的刀和槍，去殺害西北方面的同胞」。在宋委員長未發表此類演說以前，再有些人天天大聲叫道：「滄石鐵路是怎樣怎樣的了」「龍煙煤礦是怎樣怎樣的了」「二十九軍，已經撤退至某某地點了。」綜之在反對份子看起來，政府的一切設施，都是假的，都是欺騙民衆的；他們的一切謠言，都是真的，都是保護民衆的。事實勝於雄辯，百靈廟，是由國軍收回了；南京正面的交涉，暫時是停頓了；宋委員長的態度，是非常明顯了。別的姑且不提，且說此次宋委員長在演說中之要點有：（1）「處理一切事務，均本中央意旨。」中央與地方政府既完全是一致的，則所謂「華北特殊化問題」，將不打自倒了。（2）「忠於國家忠於民族。」則對侵略國家主權，危害民族生命之任何外力，二十九軍是抵抗到底的，是決不屈服的。（3）一切設施以民衆為前提，所謂：「肅清貪污，勦除土匪」，其目的在使人民安居樂業。這種公開的演說，一方面是宣布政府的態度，一方面是安撫民衆的企望，真是「推誠相見」，是值得揄揚的。我們要知道，反動份子最好利用機會，離間政府與民衆。倘若是政府與民衆兩方都不站在一個「信」字上面。便是他們得意的所在。論語云：「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大學云：「與國人交，止於信。」可見我們的政治，無論是德治也好，法治也好，都是以「信」字為前提；而申公有言，「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力行為政府立信之本，為民衆見信之方，亦如宋委員長所謂：「說實話，做實事。」今日我國政府之責任，不僅在「不喪失領土，不損害主權」，尤其在「恢復領土，加強主權。」政府果能力行之乎？吾人試延頸引領以從其後！Wait and see

新進學解

張懷編譯教育哲學的介紹與批評

吳家鎮

我最近辭去了廈門大學的教職，跑到北平來，幹黑板粉筆的生活。其一，想再尋找我理想中的人物，這是關於個人的事，也無公

開之必要；其二，倒要看看數百年來舊都，危險到甚麼程度。萬一兵臨城下，江山不保，有守土之責者，與夫所謂智識階級的先生們，即各大學校長，院長，教授，是否『見危授命』或者『臨陣脫逃』。我在砲火轟天，號聲震耳，大演習緊張空氣之中，拜閱了我友張懷博士編譯的『教育哲學』一書，竟忘記了環境的危險，而把它一氣讀完了。

誠如編者所云：『材料多從 Cardinal D Mercier 哲學概論 F De Horve 教育哲學及公教教育學與公教教育諸書中譯出，是亦述而不作之意乎？』故其標的，雖為教育哲學，直捷了當，可名之曰：『公教的教育哲學』以期名符其實。考其內容，分為四章：第一章，為哲學的重要與意義；第二章，為教育與哲學的關係；第三章，為公教教育哲學大意；第四章，為聖教會教育的功績。

此書之材料，既多出於信仰公教之人，自有其主觀的意見；對於此層，與吾人之所信，不必相同，姑置勿論。就第一章與第二章觀之，頗與吳俊升氏編著之教育哲學，第一章第二章，有相類似之點。此則在教育哲學之編撰上，為『引人入勝』起見，為絕不可少之精論乎？其聚精會神之處，則在第三章之甲，乙，丙三節。第一節，說明人生哲學與教育學之關係；第二節說明公教人生哲學的普遍主義；第三節，提出公教教育學之特質基礎等等。此章的特點首在提出：『一切教育學都以人生哲學為基礎，純正的教育學，本於整個的人生哲學。』抓住了人生哲學為教育哲學的核心，故一方面闡明了公教的人生哲學；一方面，建設了公教的教育哲學。於是有人要問，公教人生哲學是站在甚麼樣的立場呢？則此書在六十七頁中明明告訴我們：『公教人生哲學，以「實在」與「人」與「生活」全部概念為基礎』。再詳細的說吧！『公教人生哲學，基於實在的全部概念，在實在中，本能與精神，人與天主，身體與靈魂，個人與社會，國家，政府，人類與教育，個人與人格，智慧與意志，天主與世界，都有密切的機構的聯絡。這種對於整個的實在，全部的統觀，為公教人生觀的一種特質。』如果有人要追問『實在』是甚麼？我可以回答說道：『實在』就是：『最後的真理』即『上帝』即『耶穌』。並且本書又明確的說道：『公教人生哲學，調和而不相抵觸，中正而不趨極端，學說與真理融合；從廣大高深處着眼，看到人生的一切的關係。』（六十九頁）所以能够把：（1）本能與精神（2）人與天主（3）身體與靈魂（4）個人與社會等等；或者是把：（1）了解與希望（2）思考與信仰（3）合理與不合理（4）永生與暫時的個人；或者是把：（1）哲學的與神學的（2）神學的與生物學的（3）道德的與宇宙的；（4）心理學的與社會學的；（5）歷史的與哲學的；（6）思辯的與証實的，（7）教育的理智與科學，等等，為『對立物之統一』，亦即我國所謂『折衷』『中庸』『執中』『調和』『平衡』『匯合』之道理。

公教人生哲學和教育哲學，既站在『普遍的』，『綜合的』，『整統的』，『實有的』，『生活的』，『完人的』立場；建設了一個三位一體（1）以神為中心（2）以耶穌為中心（3）以教會為中心）宇宙觀，人生觀，教育觀之後，所以對於（1）自然主義（2）社會主義（3）國家主義與政治主義（4）唯智主義（5）主意說（6）一元論等，一一加以抨擊，殆所謂『破除邪迷，顯彰正道』歟！

綜此書在我國智識界尤其是教育界，感覺一種饑荒的時候，居然又得到一部教育哲學的出版，實在是值得我們忻悅的，而又要推許的。我為甚麼要忻悅呢？似乎有兩點理由可說。第一，自杜威，孟祿，克伯屈，麥柯爾相繼東來之後，我國教育界，對於美國教育之原理，方法，制度，典籍等等，頗能盡情介紹，大量翻譯。故前年國際教育考察團之來華，實有『取而代之』『除而去之』之意。然對於歐洲諸國如德，如英，如法，無論在教育原理或在教育方法方面，極少有人執介紹翻譯之勞。吾人苟非乞憐日暮，如（1）蔣徑三氏之西洋教育思想史（2）姜琦氏之現代西洋教育史（3）電通群氏之新興的世紀教育思潮，安能着手編輯，按期出版乎？如（1）德賀夫之教

育哲學 De Hovre Essai de Philosophie Pédagogique (a) 克拉巴柔德之兒童心理學與試驗教育學 Claparede Psychologie de l'Enfant et Pédagogie expérimentale 尚無人為之逐譯，不可謂非憾事。今者張懷博士，能於教書辦學之暇，用其餘力，常將法比兩國之教育專著以及各種文字，逐譯撰述於大公報明日之教育上面，使我們得以知曉利用此兩國之意見與材料，此吾人欲深致感謝者一也。第二，年來吾國教育界頗能致力於教育心理，與夫教育方法，固為可喜；所以商務之教育雜誌，中華，中華教育界，多半有此等論文之登載；然獨至教育原理和教育哲學，則除寥寥數篇；為西籍翻譯及個已研究之發表外，幾一無所有。甚矣，教育哲學之貧乏也，作者亦曾努力於教育思想矣，如（1）中國教育之起源（2）小學教育之哲學的基礎（3）教育為科學乎抑為藝術乎等皆是。然數年中，僅得此二三篇，自笑亦復自憐。今張懷博士特撰著（1）自動教育概論（2）青年心理學之後，又編譯教育哲學，以餉吾人，以蘇解教育界尤其是教育哲學界之飢荒，此吾人不能不誌謝者二也。質之張博士，是耶否耶，於北平春蠶室十月廿日。

國難中的人生觀（其一）

政治系馬耀章

一、緒言

提到人生觀這三個字，誰都要說這是「老生常談」的玩意兒。本來，人生觀這玩意，一路來就有，牠的性質是普通的而不是特別的，也沒有甚麼新鮮希奇，那麼，我們為甚麼把國難和人生觀聯繹在一起哩？

我們所以特別提出國難中的人生觀，亦決不是無意思的空談，是存着最大的苦心，要對我們青年人訴說的。請看！我們在這國難當前的時候，有許多的人，就受着重大的刺激。這種刺激的結果，要使一些醉生夢死向來不解有所謂「人生觀」的人們，忽然地想到人生觀的問題，從醉夢中驚轉過來；要使慄愳墮落忘記了人生觀的人們，重新地想到了人生觀的問題，也得振作一下。更使已經有了殘缺不完之人生觀的人們，覺得必須重新研究人生觀的問題，而作進一步的理解。在這山河破碎敵寇當前可謂生死存亡的關頭，凡是帶有幾分血氣的人，都在那裏「塵拳擦掌」「撕裂髮指」的怒吼着「還我河山」！或者「仰天長嘯」「淚洒青衫」的嗟嘆着「寧無一個是男兒」！可是在這些憤怒，怨恨，傷感，悲哀，表現的當中，許多人就要發生疑問：

我們應不應該活着？

就說我們應該活着的話，我們應該怎樣做？

我們除了浪漫頹唐消極的度着「活死人」的生活外，還有別的途徑嗎？倘使我們只有浪漫頹唐慢性自殺的一條路，又怎麼不乾脆而敏捷的自殺呢？

因為要解決上面的疑問，在上面種種過度的刺激下特殊表現出來疑問。所以，我們覺得國難中的人生觀問題，是特殊需要我們的研究，這可以說是人生觀問題澎湃得極利害，變化得很複雜的一個時期。所以值得我們特別提出來研究的，簡單的說一句，當前的問題，是我們在目前的磨難當中，應該準備怎樣地做人！

二、唯心論與唯物論的分析

唯心論的內容

我們談起人生觀，必須連帶的說到哲學上的唯心和唯物的兩大宗派。唯心論的內容是：「心靈萬能」與「個人意志萬能」、「精神支配物質」……所以，他在社會思想上演進來的方式有那麼幾種，茲分述如下：

A、宗教的天堂 這在高深一點的說法，就是所謂「境由心造」。基督教說：『只要人們相信他，上帝就在眼前。天堂就在頭上』。佛教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心念佛，西天就在方寸中』。

B、宗教派的社會主義 這是因為後來科學昌明，幻夢式的天堂，漸漸不足以欺騙人類。所以，在歐洲，漸把宗教的思想附會到社會主義裏面去。他說：耶穌的博愛，就是社會主義的基礎；由博愛這條路跑過去，就可以到達一個平等自由的大同極樂國。柏拉圖的烏托邦，或者也可以歸納到這一類的主義裏面去。

C、無政府主義 因為事實告訴他們，空談博愛，是沒有效果的。一面博愛的呼聲叫得震天價響；而他方面殘忍慘酷的事實，卻已經隨物質文明的發達，繼續不斷的增高。於是，他們覺得博愛是要附以條件的了。他們覺得社會上若干好弄威權的『暴戾份子』必須要用不博愛的手段殺死了他；而同時，要用個人博愛的精誠在可能範圍內，實現若干理想的區域，而以保存個人自由，發揮個人能力的組織，來作為社會的模範。這樣，他們就可以不推翻整個的社會制度，一步一步的慢慢地達到理想的極樂國，過去俄國盧無黨的暗殺政策，幾年以前的所謂新村運動，就是這種主義的表現。

D、泛繫主義 把主張消滅威權的「無政府主義」和極端運用威權的「泛繫主義」擺在一條路線上，似乎太不倫了。然而，的確這兩者都是從唯心的哲學方面出發的。在野者認他的博愛的精誠，和剷除少數兇頑的手段，可以創造新世界。在朝者認他的威權的運用可以創造新世界，易地而處，真不啻是半斤配八兩。他們一樣的都認定精神可以戰勝物質，個人的能力可以創造環境——英雄造時勢。他們都主張維持現在的制度，而只從精神方面去糾正現制度的缺點，新社會自然會逐漸出現的。

要之唯心哲學在社會人生方面的表現，真是千頭萬緒。我們倘使用通俗的辭句解釋唯心論者，或者可以說他們是要否認眼前的事實，而要隨心所欲的幻想出來一條空洞的社會出路。因為他們是『不顧事實』，是『幻想』，所以結果是你有你的方案，他有他的主張，紛紜錯綜，不可究詰，他們嘴裏高談社會主義，而事實已經走上個人主義的歧途——或者可以說根本尚未脫離個人主義的範圍。

唯物論的內容

這裏，我們談談唯物論，他的內容，簡單的說：他認定思想是時代的反映，觀念是環境的反映，而心不過是物的作用之一種。所以，唯物的社會思想，是打破舊的制度，由打破而至於消滅後，新的制度才能產生出來。不合理的環境破壞了，理想的新社會才會樹立起來。他們認為對於舊制度的破壞，不能單只想到合理與不合理，而還要觀察可能與不可能。也許今天許多人已經感到舊制度的不合理，然而舊制度還不能馬上給我們破壞。某種社會制度進展到某種程度的時候，不但對於環境要發生矛盾（表示出來那種制度的不合理）而自身的矛盾（表示出來那種制度的毀滅之必然性的矛盾），也要發生的。

提起唯物論這三個字，一定有許多人認為這是怎樣艱深的一個學說。其實呢。要把它了解一個透澈，的確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然

而僅要懂得唯物論實用上的意義，以便拿他做觀察社會的一個工具，是並不十分煩難的。在中國的古語當中，一種設身處地推己及人的「恕」的工夫，就很有唯物論的概念。我並不是說唯物論就是這樣的簡單，是說由這樣的一個方向走過去，就不難找到唯物論的門徑。

唯心論與唯物論的評論

我們先來個比方，有一個偷兒給人家捉住了，當然社會上有許多的批評。有些人說：『這個偷兒是天生的惡人，我們得重辦他』。又有些人說：『這個偷兒並不是天生的惡人，他不過爲飢寒所迫，所以只好出於偷竊之一途』。這是因爲分配不均的結果，使社會上有這種爲飢寒所迫的人，這即是社會制度的不良。在這一件小小的事故中間，就有唯心和唯物的兩種不同的批評。自然，前一種是唯心的，而後一種是唯物的。

然而對於這件事的唯心的批評，除了上述的頂通常的一種之外，還可以有幾種一般認爲是很高深的。倘使中間恰巧有一位牧師，他就覺得只須由他做一個禱告，上帝就會在饒恕這罪人使他懺悔。倘使遇到一個唯心論的教育家，他就覺得只須由他施以感化教育，這個罪人就會走上正路。

(未完)

明代經濟思想（其三）

經濟系胡士秦

第三節 張居正

張居正雖覺邇年來，聖慈軫念元元，海內衆生忻獲更生，然尚有一帶徵錢糧制，爲民病者，所謂帶徵云者，即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同年錢糧一併徵催也。因此發生一種糾正思想，乃上疏曰：『夫百姓財力有限，即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歉之歲，父母凍餓，妻子流離，本年錢糧，尙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此雖爲百姓本身或天災之所致，但有時有司欲規避罪責，故意使之爲然。他說：『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本年所徵，挪作帶徵之數，名爲完舊欠，實則裁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即爲明年之拖欠，現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如此連年誅求無已，杼軸空而民不堪命矣』。在此二重不利下之人民，實有解除其痛苦之必要，故他又上疏曰：『止將本年正供之數，責令盡數完納，有仍前拖欠者，將管糧官員比舊例倍加降罰』。『夫以當年之所入，完當年之所供，在百姓易於辦納，在有司易於催徵，閭閻免誅求之煩，貪吏省侵漁之弊，是官民兩利也』。

(三) 明代經濟思想之關於屯田者

第一節 葉盛

葉盛對於民食問題，是絕對主張自給自足，不贊成一部分坐享其成的。因此，他對於屯田政策，苛索於民，致民感覺不安的種種現象，是十分憤慨的，所以他主張要廢除妨害屯政的三弊三害，方能够恢復從前的舊觀，以挽救民艱！他說的三弊是：(一)『嬉恬既久，法漸廢弛，自守邊將吏，得請官田以自便，而屯軍孤困，蓋膏腴在官，而瘠薄在軍，官享其利，而軍受其賦，賦不堪，則不得不寄甲於勢要，而欺隱遂多，欺隱既多，則不得不攤稅於佃軍，而包賠愈苦』。此是他說的第一弊『隱占』之苦。(二)『自邊城變亂屯政，每畝必於取盈，而屯田愈廢，蓋但聞清宣，不聞勘除，但聞增糧，不聞減稅，甚至阡陌未成，而名已在冊，播種未熟，而吏已至門

」。此是他說的第二弊「催科」之苦。（三）「自衛之官，各占軍餘而屯軍愈缺，衛所苦于屯卒之負，而公用不支，屯卒苦於衛所之役，而逃亡相繼，蓋有糧在而田不識處者矣，有田在而人不知主者矣」。此是他說的第三弊「擅役」之苦。依他所說三弊的情形來觀察，可知他當時對於屯政的思想一班，此雖是人造的弊端，必須要加以整理或改造，就是天與的弊端，亦須要加以防禦。所以他對於天與的三害，是極憂慮的。他說的三害是：（一）「田在邊區，稱膏腴者十之一二，而沙石者過半也，則憂又在土」；（二）西北之地，旱魃爲虐，而千里皆不毛也，則憂又在旱」；（三）秋水時至，百川暴漲，而桑田變滄海也，則憂又在水」。

第二節 胡漣

當時田的經界模糊，源頭無稽，因此田主詭端百出，使國家無從明其稅收的狀況，甚且有時弄得少者多出，多者少出的弊病來，所以胡漣在這個時候，他對屯政思想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幻，他說：「總括羣紛，畫一格式，詳註都圖土名，開明除收新舊，庶虛糧可蠲，逃亡可復」。他這種思想，是想把經界模糊，強豪欺隱的事實消除。他前面所主張的，是爲了除去屯田之弊，但是，光是除弊，雖有莫大之益，然而不是整個的良策，他所以除了除弊之外，他的思想還注重在興利。他說：「地廣民稀，土著不諳耕耨，則當倣漢募民之法，分卓鄉之餘貲，賈卜式之餘勇，勞以爵秩，使開墾紀勳，廣示風誥」。此是他在除弊之餘，所要行的興利與改革的思想。在此二種惠民的思想之下，他尚以爲未盡善，還想尋一個完善的良策，造成百利無一弊的方法，以維民艱，所以他又發生一個內部羣衆組織的思想。他說：「內外轄屬，法必專設所司，則當倣劉晏以士人領度支，不許吏曹豫數，謂士之廉恥重於功名，曹吏懷奸，祇爲祿秩」。綜此三者來觀察，胡漣這種屯田思想，真是盡美盡善，不容我們置喙！（未完）

本院以『好學力行知恥』爲校訓之意義

朱國柱

本校辦學宗旨，向取嚴格主義，不事浮華虛張，惟求適應實際需用爲主，故以「好學力行知恥」爲校訓。茲將其意義闡述如左，冀與在校同學互相策勉，俾華大之聲譽益發揚光大焉。

一曰好學

人生韶華有限，而世間學問無窮，以有盡之光陰，欲研究無窮之學問，非孜孜焉，皇皇焉，殫精竭慮，題勉以求之，決難望其有成。孔子曰：「學而不厭」，韓愈云：「業精於勤」，彼聖人賢士，猶兢兢焉好學不倦，况吾輩少年，其聰明才力，與聖賢相衡，不啻判若天壤，庸能玩日愒歲，不力求上進乎？夫今日爲文明競爭劇烈之時代，文明之程度愈演進，則學術之發達，亦日新而月異，蓋學術隨時代以俱進，吾人必須「迎頭趕上」，斷不能故步自封，墨守先王之典章文物，而吐棄當代之各種科學，以自貶爲進化之國民。且自然與社會之各類科學，萬緒千端，學理精深，非窮究其原理原則，匪特莫能望有發明，即教師之所口講指畫者，亦恐不能完全瞭解，此敷衍塞責者之必然結果。反之好學之士，無論何時，罔不手執一卷，閱讀不輟，或遇嚴難問題，除竭其智力探討外，更質之於師友，必求其瞭然於心而後已。蓋人能如此奮勉，持之有恒，始終不懈，積之日久，自能融會貫通，而成爲學問淵博之士，甚矣人不可不好學也。

二曰力行

國家設學之唯一目的，在養成將來能任艱鉅之人才，以期復興民族之實現，而謀人羣之福利也。故凡在校修業之人，須潛心窮究學問，一旦學成之後，務將其平日所學者，盡量貢獻於社會，以圖各種事業之推進而日起有功。然欲達此目的，非下「力行」之工夫，殊難有成功之希望。蓋天下事本無難易之分，惟視人之力行程度如何以爲斷耳。我苟振其大無畏之精神，持堅強之毅力以赴之，則雖事之難者爲之亦易。否則即至易之事，爲之亦感其難而束手不前矣。易曰：「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孟子云：「子力行之，亦以與子之國」。戴季陶先生有言曰：「努力纔是人生」，是知吾人欲事業之成功，必須有百折不回之勇氣，切不可存「不勞而獲」之妄念，若因一時之挫折，而遽萌退志，則是「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以此種毫無魄力或自暴棄之流，無論對於任何事業，必無成功之可能，固毋庸諱言也。惟今當國家多事之秋，正吾人臥薪嘗胆之時，各宜振作精神，向自立更生之坦途，作不斷之奮鬥，以期達到復興民族之目的，而盡爲國民之責任，豈可畏難苟安，不特立獨行，甘與草木同腐乎？

三曰知恥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蓋人生於宇宙間，同受天賦之形體與智能，彼能爲之，而我獨不能爲者，恥也。凡同習一業，人成而我敗，不思繼續努力，以求有底於成，而甘自暴棄者，此事業之恥辱也。若同在求學時期，人能克其物慾，專心向學，與環境奮鬥，以求學問之成功，而我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一旦失父兄之庇蔭，勢必自謀生計，始感不學無術，無以立足於社會，而活喫一室者，此學問之恥辱也。推而言之，凡同一民族，同立於地球之上，而受他族之宰割與蹂躪，不思團結禦侮以雪其恨者，此民族之恥辱也。今我中華民族受外人之壓迫已達極點，雖年來舉國民衆在政府領導之下，頗能努力奮鬥以求生存，爭向自立更生之坦途邁進，無如「爲虎作倀」之僞匪，迭次進犯綏東，邊匪尙未完全擊潰之際，而西安刻持統帥之叛變又起，此固國家之大不幸，抑亦民族史上之最大恥辱也。夫個人有可恥之事實具在，而不知其所以除此恥者，是之謂「無恥之徒」。國家當多事之秋，而不知羣起救亡，以受奴隸生活爲奇恥者，是之謂「醉生夢死」之民族。國多類此之人民，欲免被併於他邦，殆莫要乎難哉！

綜上所述觀之，可知本院以「好學」冠校訓之首者，其用意在令學子觸目動懷，增益其好學之心，次爲「力行」，蓋謂學既有成，須

竭力行其所學，以供社會之需要。惟是涉足社會，或服務國家時，須檢察立身處世之行動，有無恥辱之事存於其間，故未爲「知恥」，

吾人誠能於斯三者，身體而力行之，則智仁勇之能事，皆備於吾之一身，而取用無窮，豈非人中之佼佼乎？

太平洋地理形勢的考察與日美之關係

政二謝振九

將來的大戰，是發生於日俄，或發生於日美，甚至於爆發在西歐，此時暫不必管他，總之大戰的到來，遲早話說，是一定免不了的，在這一篇文裏，只談日美問題，而且開始是從日美在太平洋的關係談起。

第一先說太平洋的北部形勢——北太平洋好像是一個圓拱形，屬於美國的阿拉斯加在右邊，屬於亞洲的楚克池半島，橫在左邊，這兩個半島的距離，最遠也只有三四十哩，這遠不過三四十哩一道狹路就是北令海峽，從阿拉斯加往南突出一羣島嶼，向西延長到一千二百哩，直到東經一七二度，這就是所謂阿留申羣島，也就是在北太平洋中美國領土的最西端，在這一羣島嶼中能够具有軍事要塞的，首推荷蘭港，從此地到夏威夷是美國在北太平洋中的第一前防，楚克池半島與阿留申羣島僅一衣帶水之隔，他是俄國極東的領土

在這半島西南方即堪察加半島，上面的比脫洛巴夫洛斯克，是軍事上重要的港口，從此地過北庫頁島與俄屬濱海省東部之海參威，是俄在極東的第一前線，至於日本在北太平洋的勢力，最遠到堪察加半島的地方，按日本的形勢是處在太平洋的西岸，但是他侵略的對像是亞洲大陸，而不是北太平洋的一切島嶼，然而太平洋的發展是美國的生死關頭，日本之步步西侵開疆擴土，也引起了他的不安，所以問題愈來愈急，愈至於無法解決了。

美日戰爭一旦爆發，美國究竟是採取那條路線，是現在美國當局最憂慮的問題，有許多軍事家已經感覺到從夏威夷到巴拿馬，這條戰線是有種種不安之處，於是趕緊回頭，建築荷蘭港鞏固北部戰線，按美國阿留申羣島與俄國的堪察加半島，東西相對形似鉗子，而其南端，又迫近日本，很可以用為轟炸日本的根據地，而且俄美同受日本之威脅，在此點說來，俄對美多少是有同情的，近來美當局對於該地，極為注視，其意義之重可想而知了。

然日本立國，自知其弱，故無時無地不在設法補救，其朝野上下，機警過人之處，實令人佩服不止，在北太平洋的形勢日本居於不利地位，他早已察知，遠在美前，曾派船自西雅圖北駛到了這些島嶼入北林海，把詳細形勢調查過了，此地時有日本船隻出沒，據其報告並謂這些島嶼，因受風化作用，巖石零亂其勢不能停泊兵艦，更無製造飛機場之地方，不管此種傳說是否屬實，抑或是偽造，但日美對於這些地方的注意，已可從幾種事實證明了。

沿阿拉斯加，島共一百五十，自俄買回之後，向未注意，乃不久美國發現，經南太平洋，繞道澳洲襲攻日本，航路遙遠，進行非易，若取道中路，其難更有萬端，蓋中部島嶼盡屬日本掌握，美如此出發，立遇勁敵，因此美國決議，縮回防線，退至北太平洋，經築阿拉斯加諸島嶼了，日本機警，不甘人後，美國剛在荷蘭築港之議起，他便在北海道和鄰接堪察加的千島羣島等建築空軍根據地，預加防範了。

第二太平洋南部的形勢——南太平洋諸島星羅棋佈蘊藏豐富，比較北太平洋各帝國主義唾涎的多了，十九世紀下半期為其掠取活動時期，至歐戰結束，世界市場重新分割，此地又成為他們角觸之場所了，日本於一八七四年取我琉球，一八九五年取我台灣及澎湖羣島，歐戰起後，佔領德屬馬利亞羣島，馬紹爾羣島，加羅林羣島，雅浦島，戰終委其統制，美於一八九八年取其西之菲島關島，同年取太平洋中南部之瓦基島和密都威羣島以至南部薩摩亞羣島，前面是日本在太平洋的所屬島嶼形勢，後面是美國所屬島嶼形勢，雙方旗鼓相對，自日本開始了南部委任島嶼秘密經營軍事建築及掠取東省之後，美更日夜喘息不安，美國海軍重要人員說：「美國為顧全體面起見，不能讓人文配其對外通商政策，而現在日本不但要美退出遠東，而且業已設各種方法，把美國與遠東來往交通的大道割斷，大戰爆發，日本委任統制下的小島可以使美國軍艦無法穿過大西洋而達菲列演」從這個事實看來，美國現在，對於南太平洋他是如何的焦慮苦思呢？

我們考察南洋日本委任的島嶼，總數只不過六百二十三個，面積也只有七百平方哩，按軍事的價值來說，的確是值得我們注意，先從距離的遠近說起，委任諸島的最西部，離菲列演羣島只有五百英哩的路程，最東部離夏威夷之火奴魯魯城則有兩千英哩，在這許多少的島嶼當中每離五百英哩都有日本海軍根據的建築。美國從夏威夷到菲列演這道防線，自歐戰後，日本取得德屬諸島受了極大的威脅，所以日本自退出國聯後，美國就高唱着南洋諸島應當物歸原主，這事情也難怪的啊！

在 Parry 島上，距日本只五百英哩，Man 島與 Saipan 島距美屬關島只一百五十英哩，在 Pelew 距菲甚遠，如該地飛機場造好，菲島受到極大威脅。羣島東部如 Tonk. Ponape. Eniwetok. Taluit. Matie. 諸島都可作爲海軍地，雖然這些島不准日本建築軍事工

程，只許日本當作商業之用，然日本近來宣稱，國聯只有給與之權，並未定明有收回之權，如想歸還，只有訴諸戰爭，外邊的船隻，經過該地，一概拒絕通行，軍事的加緊佈置，要塞之加緊測量，從此不難測知了，

美國在南部太平洋有兩個重要的軍港：一個是菲列演，一個是關島，在菲島上也有兩個重要的軍港，一個是洛伐脫，一個是澳朝加浦，兩處駐美兵官甚多，此地距夏威夷的真港有四七〇〇哩，路途雖遠，仍可呼應，但是這道路，因爲有了日本的統制諸島受了不少的影響！

如果美國襲擊日本，要經過澳洲南部，從美西部海港繞道澳洲，中間經薩摩亞羣島，再過美領菲吉島，穿渡新幾內亞，與澳中間之託列斯海峽達馬尼拉，這路足有一萬一千英哩之遠，即輕巡洋艦中途須裝煤一次，如果是主要艦隊向南發進，夏威夷方面防務空虛，敵艦便可此時趁機攻擊夏威夷，並且當美艦到澳洲之時，日本趁北太平洋勢力薄弱，可以輕便巡洋艦，攻舊金山及西雅圖諸城，因爲美海軍每時行十八里，而日本輕巡洋艦每小時則有三十五里之速，其貯煤油量足以航行太平洋一週而有餘，因此，在將來作戰上，南太平洋的形勢，美國是顯然居於不利，所以美國人士近來有主張全部放棄菲島之勢，也就是從南太平洋退却，回到北太平洋來專心佈置，更有一部人士如此的主張，即從美西部海岸至菲地畫出一條一千英哩寬橫貫半個地球的面積，作海軍前進之大道，在每隔五百英哩造一根據地，及重要飛機場不怕炸的煤油棧，海軍部且有建築浮塢以爲修艦之用，然而這項工程之浩大，談何容易，美國目前經濟危機到萬分，是不是有這么大的財力來興工，都是應待考慮的，現他近來在北太平洋的種種施設，南太平洋的這一切計畫也只是計畫而已。

陝變感言

經濟系胡士秦

從張學良十二日所發叛變通電要求政府八項中的第一項『推翻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謀救國』看來，我覺得非常的懷疑？因爲他把救國二字誤與建國二字一樣的看待，所以他在這種迷離撲朔中鑄成了如此的大錯！其實這兩個問題，是完全不相同的。關於救國與建國的分別，我現在稍爲的說一說：凡國家的存在發生了問題時，我們採取一切直接有效的方法來挽救，這是救國，國家的情形，我們不滿意，我們想將自己的理想實現出來，這是建國。如果將建國問題與救國問題混在一起，不但國家建設不成，反先失其存在；國既不存在，如何來建設？此次張學良竟有刦持統帥，另組政府的舉動，那當然是走他理想的建國途徑，以爲國家建好以後，可望不救而自救；然而當國家被強鄰虎視及存亡尚無把握的時候，還要說推翻政府，實行自己的主義來救國，那麼恐怕新政府尚未組就，新主義尚未實行，而國家已亡。所以救國是一件事，建國又是一件事；救國在先，建國在後，如果頭緒不弄清，一定救國不成，而先亡國。這是我們應該要澈底明瞭的。我們現在姑不論張學良此次的背景如何？政府的情形如何？我們祇要站在國家的立場及以目下的現勢來說話，我覺得張學良這種舉動是不對的，何以呢？這是事實告訴我們的：試觀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我們中國的交通，實業，金融等，都是突飛猛進的，而國際上的地位亦較以前提高，細思此種現象由何處得來，無非是我們蔣委員長苦心孤詣完成統一而來的。再

就最近兩樁事實來觀察，更可想而知：（一）從八月起迄現在之中日交涉，我們尚未失敗者，即是我們中國統一的反應；（二）上月日本某雜誌載鼓勵日本國民一文有云：中日兩國從未正式交戰過，何以呢？因為甲午及上海長城之役，均係日本與中國的部分之戰！說中國未統一，現在苟中日交戰，那可不能與以前相較了！說中國已統一！希望國民努力云云。由此兩點看來，可知我們中國的現勢是需要統一；並且我們的強鄰正是在那裏怕我們統一哩！我們政府所以委曲求全，不積極行動者，是有其困難，而我們強鄰亦不明白侵略者，因其無所藉口，他所最易藉口的事情，厥惟防共，所以我們政府一面剿共，以杜敵人口實；一面準備，以圖將來自立，此種情景，凡是純潔國民及有遠識者，莫不默許！不特本國爲然，就是其他各國，亦無不作如是想。當此次叛變發生後，《紐約民聲講壇報》載稱：「蔣介石將軍，素主剿共，因而日本鮮能獲得口實以侵略中國，反之張學良叛變行爲，適足貽害中國！」依外人此種批評的眼光來說，可見政府措置之苦心一斑。今張學良所謂救國？實在于強鄰以絕大的機會，自速其亡。須知中國團結禦侮，尚覺實力不足，苟再分裂，其不亡國者幾希！縱令張學良有復父仇國仇之熱忱，亦應商諸政府，和衷共濟，以抗強鄰，豈有刱持統帥，而自取滅亡乎？此就爲公而言，不可如是，轉而爲私而論，亦不可如是，要知人之存亡，須分兩方來說：一是庸人小子之死，無關大局，一是賢宰良相之死，有關國家安危，今蔣委員長是繫有國家安危的，苟有差池，國事前途，其何以堪！假如蔣公在野，有是一舉則可稱爲完全私仇私忿，無關國家大局，事急矣！一切都不用徘徊，祇有速復蔣公自由，以便行使職權，而禦強鄰外侮，苟不如是，則中國唯有蹈西班牙之後塵，結果必不免被併於強鄰，全國國民，及時覺悟罷！

百靈廟歸來記

法四唐正村

是歲仲冬之初，余與孟主任玉崑傅君遠謨代表赴綏遠慰勞守土將士，得藉此機會，一遊百靈廟焉。

該廟位於綏遠之北，距歸化約三百七十餘里，四週環山，地勢險要，前有小河，流入沙漠，河中小魚，形如蛇，有毒不能食，喇嘛因此禁人捕撈。廟在河之西端，其周圍大小，與北平中山公園相似，有房屋七百餘間，喇嘛常川駐廟者約二三百人。當蒙政會成立時，即假該廟爲辦公處，喇嘛惡其職員噪鬧，有碍誦經，曾向委員長德王要求遷往，經交涉結果，移於廟之東隅。從某地徵來蒙古包四十餘個，暫供辦公之需，又因缺乏桌椅，乃取汽油箱而代用，其生活之簡陋，可想而知矣。河東爲郵政局，徵稅局，及綏遠稽查處，保安團，蒙政會無線電管理局等機關駐在地，亦爲各種貿易集中之所，商店共有二十餘家，據稱昔日營業頗盛。惟不幸此次僞匪敗退，縱火焚劫，幾成焦土，故今所有者，僅有破殘之古廟，及蒙古式之幾座小房屋而已。

查百靈廟原名貝勒廟，從蒙政會成立後，取百靈相助之意，乃改用今名，其封建意味之猶存，亦可概見一斑矣。

至蒙政會之成立日期，係在民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其組織內容，全體委員大會之下，有秘書廳，（德王任秘書長）參事廳，（吳鶴齡任參事長）民政處，教育處，保安處，實業處，每廳處之下，分設四科，由德王總攬行政大權，中央每月撥款三萬圓，原欲藉以矯摩蒙族首領，使其逐漸傾心向化，鞏固邊防。孰料德王被某方威迫利誘，遂與僞匪勾結，「引狼入室」，「爲虎作倀」。致使敵人得有險要之根據地，而日作侵綏之企圖。幸傅作義將軍本守土剿匪之決心，率領愛國健兒，驅逐僞匪，奪回被匪盤踞之百靈廟，而固我西北之國防，故後方各界同胞，皆爭相慰勞。余此次得藉斯機會，遊覽百靈廟名勝之地，不禁令我有河山依舊之感，爰歸而爲之記。

文
學
集
錦

政治系馮 錄

刺骨凜冽的朔風，任意不住的狂暴，輒一陣陣無情的抓吹！好多天連吹了很大的幾起，

好似把牠威嚴的態度，預告予人類，

以示牠的冬之神，施權的時期，又要到臨，

所以牠突然的纔有前天的一次示威，

弄得銀色似的雪片，紛紛地如絮飄飛，

被牠籠罩了大地，

倘的一番大自然有聲的萬籟，俱遭了牠的屈服與摧擊，均皆默然而呈現着無聲無色的寂寂，

雪啊！

我委實佩服你那偉大無涯的魔力，

會將茫茫的宇宙，鑄成天壤一色的景象，

故都的城樓鼓閣，和新建的柏油馬路，都被你那勢力包圍着，更使我不能同往日清白的分析！

雪啊！

我又不自禁的憚懼你那萬夫莫敵的殺氣，

把一般街頭上來往叫苦而無告的災黎，却被你那種猛烈可畏的權威，驅逐得藏頭露尾，到何處去寄棲？

無非是演着啼飢號寒的悲劇，奔來走去，終於仍無所歸，可憐赤裸裸無倚的哀鴻，猶著着露膚的爛衣，隨你的支配造成了他們現在的人生地獄！

校刊

本院政經學系新組 P E 研究會

本院政經學系同學爲研究學術，發揚文化起見，特於本月十日發起組織 P E 研究會，參加會員，異常踴躍，業於前（十四）日召開成立大會，當經推定常務股正股長彭達庵副，股長胡林宇，編輯股總編輯胡士秦，編輯胡瀛棕，金鐵城，鄧磊，劉純，文書股正股長尚恒修，副股長楊從佳，交際股正股長張衡，副股長唐少鉞，財務股會計王景崑，庶務方秉圭，調查股石遲遠，沈錫平，並同時聘請經濟系主任鄒浩清，政經系主任蔡增棠，政治系主任饒劫民，國際政治教授許凌青，國文教授許寶麟，外交史教授許亞芬，日文教授吳家鎮，國際金融教授張一夢等爲導師。該會刻正積極進行工作，搜集各類材料，準備最近發行刊物，以供獻於社會云。